

# 文人笔下的春节

冯云子

眠。节物映椒盘。柏酒香浮白玉船。捧劝大家相祝愿，何言。但愿今年胜去年。”这些书写，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诗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

春节，是华夏儿女最浓郁的乡愁；团圆，是炎黄子孙最沉醉的年味。对团圆，感慨最深的莫过于那些离家在外的游子。异地他乡，孤身一人度过除夕，是怎样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唐代诗人崔颢诗道：“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戴叔伦在《除夜宿石头驿》中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就连写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面对此情此景，也难免感慨：“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这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愫是属于春节的特殊况味，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让团圆显得格外珍贵。

春节诗词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凝练表达，而在小说中，作家们关于春节习俗、新春活动的描绘，则更加丰富立体。

如《红楼梦》第五十三回用大篇幅描绘了过春节。对置办年事，书中写道：“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治办年事”；写散压岁钱，“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正值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果子进来”；祭祖仪式完毕后，“众人围同至贾母正室之中，亦是锦褥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古人相信火暖热长为吉祥之兆。

当然，曹雪芹描写贾府过年，既是向人们展现贾府的热闹，也是暗示贾府的历史。

《儒林外史》的第二十一回，描写了小店主卜老爹过年的情景：“卜老直到初三才出来贺节，在人家吃了几杯酒和些菜，打从浮桥口过，见那闹牌家换了新春联，贴的花花碌碌的，不由得一阵心酸，流出许多眼泪来。”

现代作家笔下的春节，记录了各地的过年习俗。比如鲁迅在《祝福》里，这样写江浙一带的过年：“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要感受老北京春节的民俗，不妨读一读老舍笔下的《北京的春节》。老北京人过年，一般是从“腊八”开始，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后。老舍在开篇就写到家家熬煮腊八粥和泡腊八蒜，并详细描述了腊八粥的用料和做法，幽默地称其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哲人说，书海里，有远比眼中更生动的风景。文人笔下的春节，是遥远的，也是切近的。它在民族的历史记忆里徜徉，在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浮现，它的丰富性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春节文化，滋养着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人笔下的春节，在巍巍庙宇，也在寻常巷陌；在天人哲思，也在花间枝头。这些文字，不管是歌颂、赞美、祝福，还是观察、体悟、省思，都是历史沙漏里不会枯竭的丰满沙粒，是岁月绿洲中盛开不败的百花，是永远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

春节期间，对这些能勾起中华儿女乡愁记忆的文字，捧卷而读，掩卷而思，让心香与书香共缠绵，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温，更能在“字”里春节中，体会到别样年味。

## 兵味一得

祖国版图的西南边陲，有一片广袤神奇的土地。它是“世界屋脊”上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海拔4300米的团部驻地来了名士兵。从他与雪线反差极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从更远的雪山哨所下来的。

原来他是个病号，在海拔4900米的哨所，常常头昏心悸，是来团卫生队治疗的。突然间，他失神的瞳孔发出亮光，从别人的搀扶中猛地挣脱开来，跌跌撞撞走到两棵绿色——不，充其量只能算作黑色柳状植物前，抱住树干嚎啕大哭。

他说他在那个被称为“雪罗汉”的哨所站岗4年，没有见过鲜嫩的草木，今天终于把它搂在怀里，真像回到了遥远的春天童话里。他是高兴过度才哭的。

后来，陪我采访的团宣传股刘干事告诉我，这两棵当地人叫做“黑柳”的树，是附近地方养护段第一代老工人多拉不甘寂寞，数年前从200公里外低海拔的县移栽来的。经过数年春夏秋冬的精心呵护养育，才存活下来。然而好端端的红柳，到了这里，经过高寒环境的洗礼，出落成现在的黑色模样。它高不过4米，粗不及胳膊。然而它在边境小镇却领尽风骚，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据说，哨所那士兵自抱着黑柳大哭一场后，他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起来。



## 艺境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潜渊，秋分而潜渊。”“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宋代罗愿《尔雅翼》），与凤、龟、麒麟并称“四灵”。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龙蕴含神秘和威严，代表权力和气势，寄寓吉祥和荣誉，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图腾之一。现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都曾精心描绘过龙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对龙的认识、理解，以及对龙的敬畏和喜爱。

### 齐白石轻易不画龙

著名画家齐白石，绘画题材广泛，花鸟、山水、人物无所不能，但笔下却很少涉及龙。他曾说：“二十岁以后，弃斧斤，学画像，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只有鳞虫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齐白石博闻强识，可是对于未曾亲眼见过的东西，下笔总是慎之又慎。因此，他的作品中难得一见龙的形象。然而，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十二属图》中，却有一幅《云龙图》，让人叹为观止。

收藏爱好者关蔚山特别喜欢齐白石的作品，曾请齐白石画一套十二生肖。但齐白石跟他并不熟，借口说自己不画未见之物，婉拒了关蔚山的请求。关蔚山并未放弃，通过画店每年向齐白石订购两三张画，用了四年时间，最终集齐了一套十二生肖画。1945年，齐白石欣然为关蔚山题写了《十二属图》封面。

《十二属图》技法完备，水墨为主，略施色彩，没骨法、勾勒法兼而用之，寄寓了画家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云龙图》中，齐白石一反传统绘画作品中表现张牙舞爪、威武勇猛的巨龙形象，画面的大部分空间晕染翻滚的乌云，意在烘托龙的活动氛围。巨大的龙首在浓云之中闪现而出，双目圆睁，焦墨点睛；其角其眉，颇有几分卡通意味；龙须飘逸，龙嘴之下，一道水光倾泻而下，两只三爪龙足，上下对角，隐约可见，为画面平添了几分童趣，尽显安宁和祥瑞之相。整幅作品疏朗简洁，浓淡相间，表现出巨龙灵动活泼的气势和尊崇高贵的神韵。

我曾数次到该地的边防一线采访。在通往某哨所的一条路上行走，经过一片片低矮枯黄的刺芭丛，常有兔子闪入眼帘。这里一年三季都会下雪，在雪天抓兔子别有一番情趣。飘雪的晚上，士兵把伙房门打开，随意在屋里撒两把青稞作为诱饵。翌日黎明，就会发现雪地上嵌满从不同方向溜进伙房的爪迹。炊事员悄悄地闪进去猛地关门，屋里准会有惊喜。

中国西藏高原上的野驴，是亚洲野驴中体形较大的一种。它上体为赤褐色，四肢内侧和身体下部均为灰白色。我在哨所采访时，多次见到少则几匹、多则上百匹的野驴群。

有一次傍晚，我们驱车离开哨所5公里，见数百米外的山坡上，伫立着一匹罕见的动物。它和我见到的野驴模样相近却更为雄奇，浑身艳丽的斑纹酷似非洲斑马。背上灰白相间，下身枣红，黑尾飘逸。陪同我的刘干事说，他在这里17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珍稀的“斑驴”。

此时，夕阳的余晖斜射在“斑驴”身上。它开始扬鬃奋蹄与越野吉普平行

# 高原馈赠

杨晓敏

疾跑，身段呈现出流畅的线条。我渐渐地看得清晰了些，“斑驴”肥大的臀部绷出强有力的肌腱，四蹄飞奔呼呼生风，扣地如鼓，炫人眼目。

我从有关资料上，暂未查出这种“斑驴”的相关记载。

一泓天然湖泊是哨所的“风景区”，蓝天之下，水面之上，栖息着一群群野鸭。

战士们告诉我，如果坐上自制的简易筏子，荡过清清的湖水，静躺在湖心岛的沙地上，可以体验天人合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如果把身体用沙子掩埋起来，仅在脸部或鼻尖上放几粒青稞，屏住呼吸，准会有傻乎乎的野鸭来啄食。

哨所驻地的鱼多，究竟多到何等地步？5月底积雪开始融化，雨季来临。有时暴雨无常，倾盆而下，湖里的鱼会顺着沟渠逆流而上，冲出数里之远。骤雨歇，水迅速回流，除了地面上被搁浅的鱼之外，无论你走到哪一条与河湖相通的水沟前，都能看见大则几斤、小则一两重的鱼，或逆流而上或顺水而下，满沟翻动银色的鳞甲。

6月至9月更是旺季。战士们赤脚站在水里，会觉得鱼乱碰腿，扬脚向外一踢，“呼啦”一声，没准会带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假如打开麻袋堵在下游，让别人拿刺芭柴吃鸭子似的从上游把鱼赶过来，等待一会儿，将麻袋一提，至少也会装进去十几条。

闲暇时，抓鱼是战士们的放松活动。到水沟旁用木棒打、石头砸、刺芭柴围，都能抓到鱼。若钓鱼竿上挂4个钩，碰巧了竟能同时上钩。战士们说，在高山雪原生活，多吃鱼对身体有益。

一位老兵告诉我，还有一种怪鱼，全身光滑柔滑，大扁嘴，像青蛙一样长着4条腿，这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在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乌东河流域，除了科学家考察到的双须重唇鱼、巨须裂腹鱼等，或许还有一种长着4只脚的怪鱼，我们权且叫它“高原娃娃鱼”。

西藏，有着世间罕见的原始风貌，站岗巡逻的官兵有着鲜为人知的苦乐生活。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高原给予我的独特馈赠。我曾有幸在雪域高原服役14年，至今从没有怀疑过，这是我平凡人生最难忘的年华。

阅图

## 高原女兵

摄影 段洁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女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心理行为训练的场景。作者采用长焦镜头定格了女兵们的欢乐瞬间。在雪山的映衬下，女兵们青春洋溢的面庞和灿烂的笑容极富感染力。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官兵在缺氧高寒的风雪高原上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浓浓的战友情。

（点评：黄辛舟）

# 龙舞画中见神韵

周惠斌



画的光影写实技法，融入中国传统国画含蓄隽永的写意表现中，笔法精湛，富于变化，文人气质蕴藉，堪称“大师画小画”的佳作。

### 张大千画龙贺新年

张大千的绘画技艺兼融传统和现代，融汇东方和西方技法，晚年将抽象表现主义同传统国画有机结合，形成泼彩、泼墨的独特风格，享有国际声誉。张大千精山水、善人物、工花鸟，但有关龙的题材同样很少涉猎。2004年，北京翰海迎春拍卖会《张大千珍品》专场中，曾出现一幅《云龙图》。他在画作的题跋中写道：“作龙为不易之事……元明时少画龙者，至清则更无能……余生平作龙甚少。”不过，即便偶尔为之，照样令世人惊艳不已。

1964年，农历甲辰龙年来到之际，张大千特意创作了国画《云中龙》，并将它制作成贺年卡，印制后寄赠海内外亲友。画面上，水墨氤氲，一条飞龙乘风而至，冲霄而上，腾跃旋舞，鳞甲张动，须眉毕现，精神抖擞，穿梭云间。龙爪龙尾则在密布的云烟中若隐若现，霹雳掣空，云行雨施，气势恢宏。整幅作品构图巧妙，线条流畅，用墨华滋多变，浓淡浸润，赋予画面强烈的动态质感和生命力。画面左下方，题写“甲辰新岁百福，爱”、“钤‘张爰长寿’朱文篆书印”。

张大千后来又委托友人，以国画《云中龙》为母本，采用木版水印进行复制，以木刻技法展现中国水墨气韵，制作了限量版画《甲辰神龙》共50张。版面将原作的设色由黑白改为赭红，经反复套红，多层堆叠，颜色夺目，红云赤霄，浸染满天。隐藏在橘云中的橘色神龙，肌理斑驳，凸显出它威严的神态、矫健的身姿、神秘的形象。

图①：十二属图·云龙（国画）齐白石作  
图②：十二生肖·龙（国画）徐悲鸿作  
图③：云中龙（国画）张大千作

## 七彩风

### 这儿的雪

剑花

这儿的雪  
深得齐腰  
每向前挪动一步  
山，仿佛会震颤  
那匹军马喘着粗气  
北风在呼啸

这儿的雪  
冷得料峭  
寒潮冻住了时光  
塑成忠贞不渝的冰雕  
霜霜封住了呼吸  
白云在高飘

这儿的雪  
热得发烫  
血流在枪管中喷涌

界碑上刻着滚烫的心跳  
雪和血凝成画卷  
苍鹰在云霄

这儿的雪  
锋利得像刀  
锋利得劈开山石  
垒筑一幅神圣版图  
风花雪月的浪漫  
战士在坚守

这儿的雪  
积得天高  
一群铁打的硬汉  
扛着太阳在雪中奔跑  
一面国旗迎风  
母亲在远眺